

## § 薩摩斯島/半圓學院(1)

535BC 畢達哥拉斯 35 歲，他回薩摩斯島準備創立半圓學院(Hemicycle)，當時薩摩斯島的僭主(tyrant)是波利克拉底(Polycraes)。



### § 波利克拉底之環

畢達哥拉斯踏上港口石階時，第一個感覺不是歸鄉，而是節奏失衡。

船桅如林，銅器敲擊聲在空氣中回盪，碼頭上的監工高聲喝令，數字在這裡不是比例，而是稅額與戰船數量。城市運轉得極其精準，卻像一架只追求速度的機器。

他沿著新鋪設的道路前行，石塊切割得完美，水道隱沒於牆下，連坡度都計算過——這是一座被意志強行拉直的城市。

人們談論的不是神諭與靈魂，而是僭主的艦隊、工程的奇蹟、下一次勝利的消息。

畢達哥拉底忽然明白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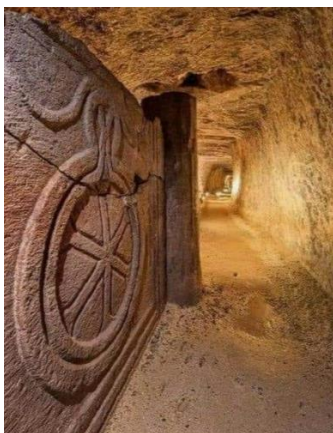
這裡的秩序來自單一之手，而非宇宙本身。

他想到波利克拉底——那位被幸運簇擁的統治者，如同在骰桌上永不失手的賭徒。這樣的人，不需要聆聽數的低語，只需要世界服從他的節拍。

夕陽落在城牆上，光影精準地切割出直線。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心中第一次升起清晰而冷靜的判斷：

薩摩斯已不再是修行之地，而是一座證明「力量可以暫時取代和諧」的島嶼。



他仍會留下一——不是為了臣服，而是為了確認：  
當權力達到極致，是否仍逃不過命運的審判。

### § 會面

畢達哥拉斯被引入城中的新水道區時，並未被告知這是一次覲見。

歐帕利諾斯的隧道(Tunnel of Eupalinos)剛完成不久，工程師、軍官、富商與幾位外來賓客聚在拱門前，酒與香料的氣味混雜在石灰粉塵之中。

這不是祭祀，而是一場展示，展示薩摩斯如何在一人意志下，被重新切割、導引、馴服。

波利克拉底站在高處，身後是剛引出的清水。  
人群的目光隨著水流而來，最後才落在僭主身上。

「聽說你走遍了埃及與巴比倫。」  
他並未點名，像是在對整個人群說話，「那麼，你應該明白——奇蹟不是祈禱得來的，是被命令完成的。」

眾人發出附和的笑聲。

有人低聲向波利克拉底提起那位剛返鄉的學者，說他談數、談魂、談禁欲。僭主這才側過頭，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畢達哥拉斯身上。

「把他帶過來。」語氣不是邀請，而是臨時起意的消遣。

於是，在水聲、酒香與眾目睽睽之下，畢達哥拉斯被帶到僭主面前。  
沒有儀式，沒有鋪墊，只有一個站在巔峰的人，與一個尚未被世界需要的真理。

宴席尚未完全散去時，波利克拉底示意隨從退遠。

水道的回聲在石壁間緩緩流動，像被馴服的聲音。僭主站在欄邊，沒有回頭。

「你在埃及，見過神廟如何運作。」  
他語氣平穩，幾乎像是在聊天，「他們的祭司談比例、談星辰，可最後仍然要聽法老的。」

畢達哥拉斯答道：「因為神廟被納入權力。」

「正是如此。」  
波利克拉底轉過身，眼神銳利而清醒，「所以我容許你談你的數、你的魂。只要它們不試圖成為神廟。」

這不是威脅，而是條件。

畢達哥拉斯沉默片刻，才說：「我不建神廟。」

「那就更好。」

波利克拉底露出滿意的笑容，「不建，就不會吸引不該來的人。薩摩斯需要的是工具，而不是信仰。」

他走近一步，聲音壓低：

「你若願意，我可以給你一間講堂，給你補助，甚至讓你的學說成為工程的一部分。把比例用在橋樑、船體、稅制——那才是知識該去的地方。」

畢達哥拉斯抬頭看他：

「若比例只用來服從命令，它會失真。」

波利克拉底的笑意微微一頓，隨即恢復。

「那就是你們這類人最大的問題——太認真。」

他轉身離去，留下一句話，語氣像恩惠，也像預告：

「試試吧。在薩摩斯，只要不妨礙白日，你的夜晚是自由的。」

畢達哥拉斯站在原地，聽著水聲。

他很清楚——這不是允許，而是寬限。

§

夜深之後，水道旁的宴席散去，只剩內殿的燈火仍亮著。

波利克拉底斜倚在榻上，解下斗篷，把那枚金戒隨意丟在桌上。

酒已換成較烈的，殿中只留下兩名最親近的隨臣——一位海軍將領，一位負責工程與財政的老顧問。

「那個談數字的傢伙，」

波利克拉底忽然開口，語氣像是在回味一件略顯滑稽的玩物，「你們看見他的眼神了嗎？」

將領笑了。

「像是在衡量您，僭主。但他拿錯了尺。」

「正是如此。」

波利克拉底端起酒杯，「他以為世界會因為被理解而運行。這種人，永遠不懂——世界是因為被掌握才會聽話。」

老顧問謹慎地說：「他在外邦遊歷多年，或許能為薩摩斯所用？」

波利克拉底嗤笑一聲。

「所用？他能造船嗎？能挖隧道嗎？能讓米利都低頭，讓海盜改道？」  
他微微前傾，語氣變得冷靜而精確，「不能的知識，只是裝飾。裝飾可以留，但不值得敬重。」

將領附和道：「他談節制，卻不知節制是勝利之後才有的奢侈。」

波利克拉底點頭，顯然滿意。

「讓他去數星辰吧。白日屬於我。」  
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戒指，語氣帶著幾分近乎愉悅的傲慢，「如果宇宙真有秩序，那它最好祈禱我永遠站在順流的一邊。」

燈火映在他臉上，線條堅硬而自信。  
在那一刻，波利克拉底是真誠地相信：  
命運若存在，也不過是尚未學會反抗他的對手。

§

畢達哥拉斯並未立刻離開薩摩斯。

他很清楚，這座島嶼的白日屬於波利克拉底，節奏由艦隊、工程與稅收決定；但他也知道——再強勢的權力，也無法佔據每一道陰影。

半圓學院便誕生於那樣的縫隙之中。

它不在城心，也不靠近港口，而是在赫拉神域外的一處緩坡上。地勢自然彎曲，石牆只圍出半圓，另一側敞開，面向天空與夜風。畢達哥拉斯刻意如此：不是拒絕世界，而是拒絕封閉。

最初前來的人不多。  
有對數感興趣卻厭倦市集喧鬧的年輕人，有工程匠師的次子，也有曾隨軍出海、卻在夜裡失眠的水手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承諾成功。  
他只說：「我們試著讓思想先於命令運行。」

他心裡明白，這樣的場所不可能被僭主真正理解，也不會被祝福。但只要它尚未被禁止，就意味著世界仍有一小段時間，願意容忍另一種秩序。

他一邊講授比例、音程與星辰的回返，一邊觀察島嶼的呼吸。  
他不是在等待勝利，而是在測量——  
測量真理在權力之下，究竟能存活多遠。

當答案逐漸清晰時，他已經不再憤怒，也不再失望。他只是準備好離去。

後記：

1. 歐帕利諾斯隧道是古希臘工程師歐帕利諾斯（Eupalinos of Megara）在西元前 6 世紀為薩摩斯島建造的輸水隧道，因其雙端同時開挖並在中間精準匯合而聞名，是世界上最早的隧道工程之一。